

叶兆言的“房龙地理” 13方水土养13座城

素净的封面上,篆体的江苏两个字金光灿灿。翻开来,设计者把篆体的江苏分解成“水、工、草、鱼、禾、人、文”七个字,颇能概括江苏的风土人情。而江苏的风土人情,正是叶兆言在这本《江苏读本》中所要表达的内容。这样的书,很像一个命题作文。用叶兆言自己的话来说:“写坏是件很容易的事情。”

从动笔到完稿,叶兆言花了近一年时间。进入写作状态后,他几乎足不出户。按照少年时代的梦想,他用心组织着文字。他告诉记者,写这本书,最大的挑战是:“希望能像《房龙地理》一样,把复杂的事情说简单。”

一直想写“房龙地理”

叶兆言有个有名的女儿。这个叫叶子的女孩,因了父亲而出名。叶兆言也因为这个女儿,凭空生出许多创作灵感。《江苏读本》的诞生,就要追溯到十年前父女间的一场对话。

“女儿读中学,问我在她那个岁数喜欢阅读什么,有哪些作家不能忘怀。我几乎立刻想到了房龙。想到了他笔下的法国。”

这位身高将近两米的荷兰人,在美国学习和写作,写了一大堆让人爱不释手的书,《宽容》《人类的故事》《圣经的故事》《房龙地理》……本本都是叶兆言少年时代的爱物。那些生动有趣、通俗易懂的文字,到处闪烁着思想的光辉。

通过《房龙地理》,叶兆言第一次对法国有了生动的了解。在描写法国人那要命的优越感时,房龙写道:“法国处在大西洋与地中海之间,地理位置优越,完全能够做到自给自足,于是,他们就产生了自命不凡、自高自大的情绪。如果在自家后院就能享受到宜人的气候和美

文字,其实藏着作家积累起来的真知灼见。如果当初,房龙是板着脸孔来写,我也许就不会有阅读的兴趣了。”

而在当年,还不是作家的叶兆言,读完《房龙地理》后,就已经开始假设:“如果我来写这样一本书……”会写成什么样子呢?

答案是模糊的。一直到女儿叶子上中学、上大学,叶兆言的梦想还搁浅着。

十三个城市十三种性格

今年春天,在经历一年的笔耕后,叶兆言写完了《江苏读本》。

“了却了我多年的一个心愿,写这本书的过程,是一个试验的过程,也是克服困难的过程。”一动手,叶兆言就在琢磨,如何在一段文字里,准确传递对一个城市的印象。

叶兆言笔下的江苏,由13个小块组成,南京、苏州、扬州、徐州、无锡、常州、镇江、南通、盐城、连云港、淮安、泰州、宿迁,每个城市的气息都是不一样的。这其中,苏州的气息,宛若房龙嗅觉中的巴黎。来看看叶兆言是怎样写苏州的:“上有天堂,下有苏杭,本来也就是句顺口溜,可是一向自大的苏州人,还真有点被这话给惯坏了。苏州之外的地方,似乎都不太入苏州人的法眼。”

然后,叶兆言再把矜持自恋的苏州人,和大大咧咧的南京人做比较,“苏州人和南京人的共同之处,在于他们都过于天真。南京人是不在乎自己,苏州人是太在乎自己。”

这样的文字,大概任何一个江苏人看了都要忍俊不禁。即便骄傲的苏州人,在嗔怪作家多事的同时,也忍不住要在心里附和一二。

和苏州紧紧依偎的无锡,在叶兆言笔下,就好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小姑娘:“多少年来,无锡似乎一直在为排名努力,譬如汽车牌照的编号顺序,无锡一直以自己的汽车牌照为荣,因为它是苏B,紧排在省会南京的苏A后面。按照其他省份的管理,通常都是在省内排名第二的城市,才可以享用‘B’的头衔。广东的深圳,山东的青岛,辽宁的大连,浙江的宁波,无一例外都是这样。可是因此就说无锡在江苏排名老二,恐怕连它自己也会信心不足。”

写作时不去这些城市

虽然把每个城市都写得惟妙惟肖,但是叶兆言告诉记者,实际上,在写作时,他根本就没有去过这些城市,“现代社会,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区别正在消弭。你去无锡,去南通,去徐州,去淮安,每个城市都是一个巨大的标准间,几乎一样的面目。”

的确,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像。巴黎有个埃菲尔铁塔,深圳的世界之窗也仿了一个

埃菲尔铁塔,一连串的城市不甘寂寞,纷纷有了自己的埃菲尔铁塔,这还不算那些被做得小之又小,可以装在旅行包里带来带去的模型铁塔。

写《江苏读本》,叶兆言把自己关在南京龙江的家里。“我就是从材料到材料,从书本到书本。”当然,在此之前,江苏的十三个城市,他都已经走遍了。把材料中的城市和自己去过的城市两相对比,叶兆言反倒更喜欢前者,“历史上的这些城市,都不如今天这么庞大,却比今天要性格鲜明得多。”他比较着、揣摩着,摸着城市的文化脉搏移动鼠标,要把在外省人看来面目暧昧的江苏勾勒清楚。

在北方人看来,江苏人是地道的南方人,在南方人看来,江苏人又是地道的北方人。北方人嫌它冬天太冷,南方人又嫌它夏天太热。在历史上,它曾被认为贫穷落后,突然一朝,又有了“天下大计,仰给东南”的说法。不南不北,又冷又热,亦穷亦富,江苏地理这幅图该怎么画?

他终于能以模仿的方式,向自己喜欢的前辈致敬了。“房龙把地球分成一小块一小块,每一块就是一个国家,一个地区,有着自己的独特的性格。在这个提倡宏大的年代,这样的写法似乎很不合时宜。但是我喜欢,在我眼里,小的就是美的。”

凭借自己的感觉,叶兆言让这些被湮灭在大江苏概念下的城市展露出本来的面目,而在为它们画像时,各异的文化就是它们无形的边界。

《江苏读本》测试读者阅读

如果只是想在旅游之前做个浮光掠影的了解,《江苏读本》完全具备这个功能。一眼弹过去,书里的13个城市,各有各的精彩。古都金陵、富庶苏州、落寞扬州、能源徐州、新兴宿迁……每个人都能纸上谈兵地为城市贴上性格标签。

不过,叶兆言坦言:“我想做的不仅仅是这些,这本书,我希望读者可以浅读,也可以深读。”比如,书中的南通和无锡。当把这两个不相干的城市放在一起读的时候,新的问题就产生了。

叶兆言在《南通》一章里,写到了与南通命运休戚相关的一个重要人物——清末状元张謇。南通人张謇,在高中状元后,仕途并不得意。于是,他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入到了实业方面。以南通为自己的试验田,张謇兴办纺织、面粉、缫丝多项实业,并提出“父教育而母实业”的超前观点。在他的带领下,南通在城镇建设和城镇布局方面,曾经走在时代最前沿。以南通的条件,它完全可以成长为一个像上海一样的大都市。然而,奇怪的是,南通现在的经济地位,却远落后于

当年与它并驾齐驱的无锡。这是为什么?在写南通时,一个声音在文字间若隐若现。

这样的追问,被叶兆言藏进了字里行间,“我不想板着脸孔说教,我希望能像《房龙地理》一样,把复杂的事情说简单。让读者在轻松中去体会。我也不想给出一个既定的答案。发展的机遇,要看一个城市怎样把握。”

作家用心良苦,也许读懂了这些文字,才算是真正读懂了《江苏读本》。就好比《房龙地理》,在全世界各地已经出过无数个版本了,法国人有法国人的读法,美国人有美国人的读法,中国人有中国人的读法。少年时代的叶兆言,是一种读法,几十年回头再想,又别有洞天。

房龙是不朽的。

小的是美好的

调侃也好、幽默也好,深刻也好,在写《江苏读本》时,叶兆言始终坚持的观点是:小的是美好的,小的才有自己的个性。

这话并非叶兆言的原创,而是著名的英国经济学家兼哲学家 E.F. 舒马赫的观点。人们对社会进化有一种惯常的幻觉:从低级到高级,从落后到进步,从贫困到富裕,等等,总之,未来是一个无限增长的过程。舒马赫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这种幻觉泼了一盆冷水,他认为以技术开发与大自然开发为基础的发展有它的极限界限,应当把重点从商品转移到人,“人是一切财富的首要 and 最终的源泉”;否则,人将受到惩罚:技术会从解放人的体力走向人的反面,而大自然的失衡更会使人丧失赖以生存的基本资源。上世纪中期,舒马赫阐释该观点的著作《小的是美好的》问世,该书在西方轰动一时,成为声讨现代工业文明弊病的经典著作,6年内重印了12次。

舒马赫的观点,与孔子有异曲同工之妙。《论语·尧曰》中有文为证:“兴灭国,继绝世,举逸民,天下之民归心焉。”孔子的想法其实很简单,他心目中的古代中国只是一个个小国,就好像古希腊的城邦,又仿佛今天的欧盟诸国。大家和平共处,各自经营自己的一堆家事,构建一个和谐的世界。然而,从漫长的战争史来看,孔子的理想简直无异于痴人说梦。

大统一了,小,大消灭了,小,以大为美。实际上,离美已经越来越远了。

在叶兆言的书里,十三块小小的拼图拼出了江苏。每一块小拼图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位置,每一个位置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形状,它又自然服帖地和周围融为一体。小的就是美的,的确是这!

本报记者 白雁



《江苏读本》是叶兆言向房龙的致敬之作

CFP图

二言两语话江苏十三市

南京

南京是个非常宽容的城市,南京人好客,不排外,习惯接受命运的安排。对于一个旅游者来说,来南京观光最好能多少做一番准备。这里可不是一个走马观花的地方。

苏州

“上有天堂,下有苏杭,本来也就是句顺口溜,可是一向自大的苏州人,还真有些被这句话给惯坏了。苏州之外的地方,似乎都不太入苏州人的法眼。”

扬州

那时候的扬州就是一个国际大都市,唐代诗人眼里的扬州,是“天下三分明月夜,二分无赖是扬州”,是“十里长街市井连”,是“九里楼台牵翡翠”。

徐州

江苏最古老的城市,不是六朝古都南京,也不是吴文化发达的苏州,更不是“广陵小镇,富甲天下”的扬州,而是人们印象中淳朴扎实的徐州。

无锡

在一般人心中,无锡人更像北方人所认定的典型“江浙人”。当然,这个江浙要打上引号,应该将江苏的苏北排除在外,再细一些,还应该与同样是苏南的南京和镇江分开。

常州

常州人心中,自己与无锡、苏州一直属于同一方阵,即使在沿江开发中,处于地域上的明显劣势,他们也必须紧紧地咬住对手。

镇江

古诗名句总是能带给我们许多美好想象,在江苏的诸多城市中。镇江经常会唐诗宋词中漂浮,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那句“一片冰心在玉壶”。

南通

衡量幸福指数的标准,绝不仅仅是一个GDP,此地居民收入虽不能与江南富庶的苏锡常相比,可是在整个江北,大有傲视群雄的意思。

盐城

近年来,盐城已成为国内重要的汽车制造基地。贫穷的帽子已经被摘掉,时至今日,江南的“鱼米之乡”桂冠,当仁不让地戴在了盐城头上。

连云港

当地老百姓相信,孔子虽然是山东人,但是他老人家第一次见到大海,却是在江苏境内的连云港。连云港的命运与中原和西部经济发展密切相关。

淮安

淮安的命运与运河息息相关,在运河沿线,像淮安这样一味依赖运河生存的城市,可以说是绝无仅有。

泰州

很长时间内,泰州都以小扬州为自豪,扬州是泰州老百姓最向往的地方。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,西边的风光不再,甚至泰州境内自身的文化也在悄悄发生变化。

宿迁

宿迁人命注定必须与淮河打交道,历史上这地方是过洪水的走廊。回忆历史,宿迁人更愿意往远处看,远处轰轰烈烈。

摘自《江苏读本》

每个城市,又有它独特的过去和现在。而这些过去和现在又连着它们各自的未来。就全国而言,江苏是一方水土,一方水土养着一方江苏人;就江苏而言,它的每一座

